

当《小小的我》照进现实

记一场轮椅上的婚礼

苔花之爱

相见

图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楠
文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



1月3日,广东省硬地滚球队运动员郑远森和广越楚在汕尾海丰举行婚礼——婚礼尾声,参加婚礼的宾客和新郎新娘一起大合影



新郎郑远森和新娘广越楚沐浴在海丰市民广场的阳光下



新娘广越楚在司机的帮助下坐上了婚车,这是一辆四座的无障碍小汽车



新郎郑远森为新娘广越楚穿上红色的运动鞋——平时外出比赛时,他们也经常会穿上红色的运动鞋



婚礼现场,郑远森的母亲为激动的广越楚擦拭眼泪



羊城晚报刊出的《轮椅上的爱情》被印在迎宾处的背景展板上



这对新人的婚房中还特别布置了一对硬地滚球



记者柳卓楠在采访中结识广越楚,最后还成为她的伴娘

没想到有一天,作为记者的我,成为了采访对象的伴娘。

那是发生在1月3日,广东汕尾海丰县的一场特别的婚礼,一场轮椅上的婚礼,一位脑瘫患者和一位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婚礼。

在一片喜气洋洋中,这场婚礼格外引人注目。迎宾处,身着婚纱和礼服的新娘新郎都坐在轮椅上,与往来宾客寒暄拍照。在人群中,他们与各种各样的目光“相撞”,有祝福,有好奇,有惊讶,有怜悯。不过,这样的目光,他们早习以为常。

迎宾处的背景展板上,羊城晚报2024年12月7日刊出的《轮椅上的爱情》报道被放大印了上去,在一众结婚照中,显得十分醒目。硬地滚球是我与他们缘分的开始,这篇报道让我与他们成为了朋友。

新郎郑远森和新娘广越楚都是广东省硬地滚球队运动员。硬地滚球是一项专门为脑瘫患者、重症肌无力等重度残疾人开设的体育运动。今年35岁、患有肌无力的郑远森是硬地滚球老将,已经参加过4届残疾人奥运会,曾夺得杭州亚残运会冠军。今年25岁、患有脑瘫的广越楚是一名孤儿,从小在福利院长大,15岁接触残疾人体育,17岁开始训练硬地滚球。

两人同在广州市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训练。郑远森曾用蒲公英来形容自己过去的日子,风中飘散、颠沛流离。而有着相同经历的广越楚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,两个角落里的人相爱了。2024年10月,从意大利硬地滚球世界挑战赛夺冠归来的郑远森,带着一枚定制的硬地滚球戒指指向“师妹”广越楚求婚。

结婚这天,广越楚和所有的新娘一样,起了个大早梳妆打扮。房间里很安静,只有化妆师、摄影师和我5个人,那一床红色的喜被提醒着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。

9点左右,新郎郑远森坐着轮椅和好兄弟们一起来到了酒店,接他的“楚楚新娘”。新郎给新娘穿鞋是接亲的重要环节,对于健全人来说,这可能就是几十秒的事情,可对于轮椅上的他们来说,却要耗费近5分钟。

婚车绕城、新娘进门、拍摄外景结婚照……入夜,宾客落座,结婚典礼即将开始。两人轮椅一前一后,郑远森不时回头看看他的“楚楚女孩”——几分钟的等待此刻也显得漫长。宴会厅内的大屏幕上开始播放羊城晚报此前专访二人制作的《轮椅上的爱情》短视频。

听着视频的声音,门外的郑远森红了眼眶。“这个视频我已经看了几十次了,可是在婚礼上播给大家看,还是不一样。不知道怎么回事,就是想哭。”35岁的他流下了热泪。

大门开启,一束追光打来,我推着轮椅上的广越楚走向舞台。这几步走得艰难,白色婚纱裙摆总是绞进轮椅轱辘里,我几次蹲下来费力往外拽。舞台旁坐着的广东省硬地滚球队教练谭巍麟一个健步冲上来,抬起轮椅,拽出婚纱。一对新人终于在舞台中央同框。

那天,郑远森和广越楚的队友、教练以及广州市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的领导同事们都来了。他们热烈地打着招呼,轮椅碰撞在一起,每个人脸上都露出灿烂的笑容。“我希望有一天,我也可以看到我的女儿穿上婚纱。”硬地滚球运动员、脑瘫患者杨贝贝的母亲动情地说道。

“他们是中心里的第一对情侣,一路走过来不容易,祝福他们!”广州市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竞赛训练部部长陈晓说。

“我从小和远森一起长大,他生活得很苦,小时候到处搬家、看病。看到他找到了另一半,我真替他开心!”一位醉酒的兄弟摇摇晃晃地说着。

郑远森说,忙完婚礼后,他第一件事就是要带楚楚去看最新上映的电影《小小的我》,这是她的偶像易烊千玺演的,也是讲述脑瘫群体的电影。

“白日不到处,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清代诗人袁枚的这首诗在电影《小小的我》中,通过男主角刘春和被讲述。在郑远森和广越楚的身上,这句诗具象化了。他们如苔花般微小,但像牡丹一样绽放。也许前路漫漫,但好在,他们有彼此。